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
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璽書特
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邾進奏
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
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
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
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眾而無
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

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
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
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
於柔翰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
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
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
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此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
廢食懲羹吹叢以細故而隄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疆
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
為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

措置一失之故遂歎盡矣前日之所為歸始造兵謀者臣
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
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
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
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
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麟劉猷之徒甚衆用兵未為不利
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
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松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
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
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

為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
故而亟動提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碁前者既差
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
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
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
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
羣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
採憚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
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挫古語曰臨
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

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殉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
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
武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
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
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
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
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
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特填溝壑已
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
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志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

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為盜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為正與今日之事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

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竊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本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取誤
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竭來江右物華再
秋雖痺夙夜之勤曾度涓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
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填於溝壑願休息
於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
乞身而閑退必誤國以顛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
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
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纒稍痊安又得是弱
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復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
心氣煩憤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
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
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
策不敢辭難伏望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
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
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

平江翔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
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
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
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
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
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
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闢心勇

偽而求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
無此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
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
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
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
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
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逆駕還
轅位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
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
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

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
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
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
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
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陵
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
有進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
既去野貽楊沂中又云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
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鄴瓊之叛屋宇倉廩置

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
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
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
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
端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
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
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遇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
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
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
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

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蓄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晉楊沂中以

請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剗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剗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忻

載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
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
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
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為先則雖
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
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
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
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
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
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韓
彭張敖臆說仰禪廟謀尚庶幾於數字伏望聖慈赦其罪而
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
契勘鄱瓊靳賽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
歸附偽齊竊慮不測前來汭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
害去處並無車馬控扼欲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
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興國軍

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
飛差撥水軍三五千入乘駕戰船委近上統率順流於蘄
陽鎮擺泊仍令差先鋒人船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
據岳飛奏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
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
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鄂夔
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即與
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
去處並未有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
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
江州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
違誤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
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托庶免
臨時誤事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贊寵賜寶文閣直學
士右大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洎宸章奎畫燦
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于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
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贊系于刻石之末詞旨淺陋
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木裝治

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立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
權除一官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
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
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
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與國三
郡縣地千里餘皆係要害去虜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
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

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此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息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竟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浚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虜變之變藩籬缺人心動搖萬有一虜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

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聰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干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各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矢往並無留者雖蒙差到中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表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是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

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遜但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察

一各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

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
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
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
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
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
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淺也伏
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
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
可歸迫於飢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

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
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
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
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
錢糧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
廷指揮實為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
蘄黃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糧之類並係本
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黃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
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此本司

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爲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會
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
申見今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往循州興寧縣
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
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
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去
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今年防冬非去年比竊慮緩
急缺乏無以支措緣本司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年例於茶引錢內應副庶幾
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十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
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
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支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
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
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已具奏聞
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內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二

萬石伏望聖慈特降德音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立功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目繳申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候朝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興洪州相爲表裏割隸江西誠爲利便惟爾康軍建昌縣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防冬之際措置斥堠濟渡軍

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爾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爲退避之計官省既行帥臣亦避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爲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避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

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
萬一虜僞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
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
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僞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
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
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
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一降指揮如朝廷以爲不必
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懇
責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壽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
作過稱係孔彥舟王孤角等軍馬委是警急所乞兵
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孽
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翥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慶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兇徒結集群衆肆
行驚擾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
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
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六六十餘件
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

慶州張鬻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
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溫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
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到久不敗獲賊首周十
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
寶張六開方叔公等頭項人數不少日即本路惟言袁州
抵接湖南界及慶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小敗殘徒黨已遣
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
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會勘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守
貳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仰隨宜減蹙務
要省便臣尋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
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
蕪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又城外
積沙高興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
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
築新城開掘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
面允那本司錢物計置木植磚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
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
千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自支

破口食糧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准朝
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勅二十二道應副變轉
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
百一十二丈五尺基根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
護膝墻文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磚裹砌及墁砌城
面砲臺墁道甃城亦係用磚裹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
口並係置窰燒變并令窰戶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墪週
迴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
并造到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座計六百六十餘間及計
備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筵籬牌狗脚木砲座播木等脩蓋

諸城門樓一十一座甃城兩所鈞橋肆座防城器具庫屋
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
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外其有所用錢糧
收買磚灰木植等蓋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件取於民
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如後須
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

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利用

都壕寨官武節郎社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糧官

武功大夫中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張復

受給磚木器具官

下班祇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臯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祇應張曉

進武副尉郝敏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林

陳光祖

湯頤

右謹件狀如前謹錄奏聞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祇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保護
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謝伏念臣謬膺器使素乏材能
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週身防患之術曩封上達每罄
愚衷函詔俯頒屢叨睿獎夫何抵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
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
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
深仁廓納汙之宏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

誘之由克謹保身之戒攀援之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誠
深願憑因於香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李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褒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

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
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之無父遠
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
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鑿與以北遷易姓建號
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
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
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
中為親戚已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
至陛下抱哀啣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
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

對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蒙待時動必有功傳曰
名其為賊敵乃可照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
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逆返幣藏為虜
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存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
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周極在人
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
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
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
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
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

并駟僮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章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惠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祥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用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為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亟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率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頹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

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
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
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
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
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
事或竭取賦稅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
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
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爲此固亦無可柰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

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
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
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
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
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縷布誘
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
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
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艫相繼財用
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
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

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

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那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

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
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
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
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詎不
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挫東
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
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
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
禍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
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

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
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
狄無辨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方朝廷自十數年來
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
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
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
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
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
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
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

但欲卑屈以從之雖必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
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
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臣
臣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
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
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
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
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
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

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
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
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
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
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
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
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
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
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蹇必至於亡而後已

與之絕則國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
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
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愔然改圖正仇
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獲危而求安轉
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
管籥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
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
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
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
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

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勸順強虜之師不
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
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
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
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弃如弁髦
上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
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
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
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
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

勇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鄺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設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日月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俸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

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病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謏薄賦分竒窮設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殊遇有

立山之咎以致煩言閑廢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投拭復畀
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
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維難如臣憂患餘生
疾疢交作血氣凋落精力弗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嗟衰瘵
倘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隳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
已老哀倦駟之屢傷特降俞音收回成命使遂安於丘壑
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子二

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
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受告般
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
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稟性迂愚動輒妄
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
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白簡公肆詆誣以是爲
非以無爲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猥瑣汚蟻無所不
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道路既傳孰不
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嘿循省以冀朝
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爲臣言者包羞忍耻

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絕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
甄錄不終弃捐收於寂寞之濱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
起徒中而爲內史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校臣所蒙何足
爲喻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籍
使臣頑頓無耻貪戀恩渥延見吏民何以爲顏况臣齒髮
溘暮衰病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頓耗倘不自量復當重寄
必致踈虞以誤國事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
非敢飾說託故爲辭特降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
官觀庶幾晚節不至顛墜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第三奏狀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
文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
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解則足以稱
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
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
每欲匍匐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踈之故無周身之術
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
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
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蟻
蟻之跡跼躅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

日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况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允詔

勅李綱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遠民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鄉許國之志不

地而安有自來矣茲朕元來疏至于再三是何辭之力也重違卿志其復以真祠之祿從所便安抑不失朕體貌之意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顧天請命方震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之澤荷恩益腆撫已增慚謝中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踈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於意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

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
直類傷弓之禽疲瘵繭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甦勉以
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
於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
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已
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芘覆
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脩素履甘山林
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
歲之壽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
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
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
入急迎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
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江應接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
當危急艱難之秋為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
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

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網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禪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網竊觀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傳聞偽齊聚糧

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為入寇亦早往年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偽

齊以冬初已入寇憊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比之往年為早

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

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

且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進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網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

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

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

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

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

不虞而於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強

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

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
以將采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
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
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
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
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
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
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
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

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
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
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
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
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
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
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
蓋為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

决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
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
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
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
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
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
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
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避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
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為帥府也重兵為根本
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

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
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
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
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
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
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
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
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毗睚之失必
相怨憤而敵以忠義則徃徃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

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賈淵襄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六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不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衛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為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真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諫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網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上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湏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網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瀉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以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遽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荆湖間車

船乃唐嗣曹王舉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
雙輪鼓踏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
載古今戰艦之制其備額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沿
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遂時閱習可
以為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公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
人惟湖北賊楊公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
攻討嘗具楊公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
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

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
夔同兩路帥臣措置迄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
賊非陸地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
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
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
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
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鷓張未有掃蕩之期為吾率制
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
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
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

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
可圖兵以緩為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
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首首必欲盡
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竊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
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蘊王佐之
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
遠追古人憤強虜之憑陵取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鑿與之
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功此固十數

平天下士民之所俟望者也然而適嘗早曠之餘財用
正之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
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與民不告病乃為得
策輒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禪廟筭伏望鈞慈特
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網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上
戶進納文臣自宣教即至迪功即武臣自修武即至
承信即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即
六萬貫迪功即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為率
契勸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簿尉遇有功改官即

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
之進納悉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
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舉戶則亦知此官當使
誰受網謂不若以一宣教即分為六迪功即做此以
行則上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
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仍於
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趁辦伏望鈞慈
更賜裁處

一網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
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來
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
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
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
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
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
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
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
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納本
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
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

揮燕幾火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網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郢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偽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網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樁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為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網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隆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羅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災敷實開闔閭買遷使不斂於民而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網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疎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輒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宰相乞兵劄子

網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虔吉袁州建昌軍等處近來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鎮壓如虔州元有李

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為岳飛勾回賊盜遂復招
撥接連素吉一帶飢民嘯聚作過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
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為數州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
慈早賜指揮於迫便處先撥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
使喚錢糧之類令轉運司於上供錢內應副庶幾盜賊可
以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將來防秋之用不勝幸甚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綱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
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蕪黃州駐
劄已具奏間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

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
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擄
虜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
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蕪黃等州自沔鄂以趨襄漢實
以本路為根本以蕪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
所擾蕪黃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騷動錢
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
見困乏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前後累中所
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
彥軍馬赴行府約七八月間可到候到日差撥前去勘會

王彥軍馬見在荆南府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
在八九月間卻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不惟往還虛費日
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王彥
軍馬候將來過本路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於沿江分
布防衽及抽那往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幾不致闕設所
有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亦乞
早降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司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巡按淮南所有合
申請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

軍馬伏望鈞慈詳察且降指揮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與右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契勘近承都轉運司公文依准朝廷指揮本路和糴米二十萬石其所降糴本以三分為率約計一分係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銀勅牒等其交子尚未降到綱竊謂交子之法行於四川則為利行於他路則為害四川山路峻險銅錢脚重難於齎挈故以交子為便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椿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私均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椿錢本其法已弊况欲行於他路哉今東南道路安便銅錢脚輕若欲便民固已不待

交子自眩流布目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楮留錢
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民間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
民折閱轉賣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賤價停蓄坐
享厚利爭競既起獄訟滋多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綱大
觀間任真州司法參軍兼管常平倉庫是時朝廷推行交
子之法豪民挾形勢戶競以賤價得之以代見錢輸納官
司不敢不受應係官錢悉是交子其後覺知不便從而改
法倉庫見錢為之一空由此觀之非獨不便於民而官司
尤甚今朝廷乃欲講究推行誠獻言者之過也伏望鈞慈
更加詳察特賜敷奏早行寢罷勿待公私已受其弊見不

可行而後改天下不勝幸甚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綱誤蒙聖恩特加遷秩尋具奏辭免又奉詔書不允無任
感懼之至契勘本路近以戍守失於撫循致已受招安人
嘯聚作過旁近郡縣類多驚擾雖遣兵討捕兇焰稍衰然
以兵將分布不足之故尚多漏網殘黨猶有竄伏山林出
沒未已者帥司任一路之責何所逃罪今乃以盜息民安
為名叨冒恩賞何以厭服公議兼綱年來衰病屢請就閑
見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職事廢弛以速官謗伏望平章
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洞照誠懇特賜敷陳追寢成命以安

憲分仍檢會綱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得脫繁劇
漸就休養仰賴庇保保全晚節不勝幸甚

與宰執乞宮祠劄子

綱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師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回
降指揮竊念綱憂慮之餘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重寄
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
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聖
旨賑濟勸糴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置
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械增修官府勅蓋倉庫催發錢糧
招捕盜賊皆係綱逐一躬親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

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綱近以淮西叛將事
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頗
錯難以安職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哀矜特賜敷
陳檢會累奏罷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官
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綱在任修舉到前件職
事釐為六狀已具奏聞及申尚書省都督府外伏望鈞慈
特賜詳察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
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

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感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庫空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燹磚甃等至今

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城及他州剗剗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磚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窰燒燹及令窰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攷也恭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城以望漲沙方見裁減利害之

不謬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條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罷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勅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泰發因暇日試閱視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
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群吏卻以設廳
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
門外舊皆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
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
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為造新殿八座計四十餘間
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
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頰
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
無館賓客之所為置候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實為

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
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
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
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
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
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遠限
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
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

亦前期椿辦不闕月椿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
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
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
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
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
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
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兌撥應副岳飛軍中
既有利息又省腳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
日大寧倉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
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

黃幸取倉卒都厝及稟支厝試閱視之

一 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
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
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
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
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
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
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福地
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

稔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
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
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
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
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
辦一路宜於言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
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
發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乞得申世

景軍將帶前來纜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
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
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不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
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初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
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
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
謀將不謀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
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
結教閱軍聲祖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
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

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宥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處為最吉撫初蒞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
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桂桂
戰服其後處守孫佑邀劫生事致屢寇已受招安者
蠶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遂破之復歸巢穴然
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見鮮少迺相數學紛紛不
已延及撫吉筠表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
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柔直
來守處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

單前來渠魁如周十路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旨
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火
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
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
江西民俗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
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
也要當使之服業田畝而無科湏之擾迺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晚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
幸冀照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七

申省乞立價賣告勅狀

勸會近奉聖旨指揮給降到激賞空名承信承節保義郎
告各五道州助教勅三十道度牒二百道未有立定價例
緣本路監司及諸州軍各有朝廷給降官告度牒價例增
減不同今來本司勸誘出賣未得伏乞詳酌立定逐色告
勅等價例降下以憑遵依出賣

小帖子

契勸本司先准朝廷指揮給降官告收糴賑濟米其
入中人許作官戶理為選限參部注授差遣仍許帥

司差權職任今來本司所得激賞告欲乞依上項指
揮施行度幾易於勸誘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勘會本司先畫降聖旨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許便
宜施行外餘並申取朝廷指揮契勘本路旱災之餘盜賊
竊發甚衆屢寇尚熾如日近據吉州申永新縣等處已添
五六頭項計一千餘人網已具奏聞乞差軍馬來措置
全然未到若不許便宜從事委是難以措置彈壓欲望朝
廷詳酌早賜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外措置盜賊特
許從便宜施行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興勘本司依奉朝廷指揮置場出賣茶鹽礬鈔引近准指
揮淮南東西路分合改作長引路分許客人請買兩等長
引本司尋申尚書省乞給降長引一十萬貫已蒙給降到
司見行招誘客人筭請外竊緣本司節次承准朝廷指揮
於賣到錢內支錢一十萬貫應副運判逢大夫充起綱糜
費五萬貫應副都運趙徽學充打船等錢二萬貫應副洪
州收糴軍糧二萬五千貫應副提點鑄錢司充銅本錢已
上共計合支撥錢一十九萬五千貫除旋支過一十萬五
千餘貫未支八萬九千餘貫緣所管鈔引內廣益鈔引已

行住罷及磬引少有客人筭請其茶短引只是通本路興
販少有客人入納唯是茶長引不住有客人筭請今來正
是造茶月分只合要茶長引趁時接續出賣欲望朝廷詳
酌速降指揮下都茶場更行給降淮南東西路兩等茶長
引三二十萬貫應副本司招邀客人入納趁此時月發泄
茶貨貴不致有妨客販

小帖子

契勘近蒙給到十萬貫長引內除洪江州興國軍引
節次有客旅前來筭請外所有宣池太平州引出賣
大段微細往往商賈多是就近於建康府權貨務請

筭今來所乞長引欲乞以十分為率將四分給洪州

二分草茶引二分末茶引六分給江州興國南康軍

內江州乞一未茶引興國南康軍並乞草茶引長引應副勸誘入納伏乞早降指

揮施行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

支用狀

據洪州申據通判申具准都轉運衙牌准尚書省劄子內
奉聖旨指揮專以主管自今年春季為始將每日合收經
制無額移用錢拘截別項椿管聽候聖旨指揮取撥羅買
紹興六年分和羅米本錢每月具收到數申除已依准行

下諸縣等處遵依施行外申州又據申備據都酒務狀本
務契勘除無移用錢窠名外止有日逐收到一分經制司
錢陸分無額上供錢壹分提刑司經歷司量添糟錢四項
窠名見今日逐解赴司法聽月椿庫交納應副岳少保大
軍支用俱是春季內收到上項窠名錢數並排日解遣去
訖今來所准上件指揮撥充糴本錢逐旬解赴通判衙交
納椿管聽候朝廷取撥本務未審將前項日收經制司四
項窠名錢數依舊納月椿庫唯復依今來指揮解赴通判
衙收椿充糴本支用申州乞施行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契
勘洪州逐時所收前項四色窠名錢係本州收椿按月起
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今來若行取撥逐色錢充糴本
所有合起月椿錢本州委實別無合收名色官錢椿發卻
致有誤軍前指準支贍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依舊存
留上項四色錢數令本州逐月收椿起發應副岳少保大
軍支用免致缺誤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特行住催
等事狀

勘會本路州縣去歲旱傷內有甚重去處訪聞人戶未經
差官檢放稅租以前其間多有先次逃移之人不曾經縣
陳訴乞行檢放後來所差檢視官更不曾將逃移人戶名

下乾旱田段依例檢放稅苗以至縣官亦不檢察卻見行
催理逐戶名下合檢放稅苗是致逃移下戶不敢歸業荒
廢田土轉見失所已據提舉茶鹽常平等公事司措置委
官體究施行及行下洪吉等八州軍照會更切催督令佐
速便先次根括逃移未曾歸業人戶數目將各下去年以
前見欠官物並未得催理具數供申去訖本司今契勘災
傷人戶依今年三月四日聖旨指揮除旱傷及四分以上
拖欠紹興四年已前租稅合行除放並依今年三月二十
八日聖旨災傷人戶內本戶放稅五分已上第四等已下
逃移人戶合納紹興六年夏秋稅以十分為率每料各與

倚閣二分候來年隨本料送納外所有紹興五年係災傷
最重年分其拖欠殘零稅租未有許與減閣明文若行盡
數催納深慮細民經此大旱力所不及未能輸納理宜存
恤今欲乞將逃移人戶歸業之人紹興五年戶下未納官
物特行住催其自餘應係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官物各
隨料次分作三料帶納庶幾上副朝廷寬恤之意

申省乞將修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勅狀

勘會洪州城壁自經兵火之後本州關之至今未曾脩治
及城上合置備禦樓櫓戰棚防守器具等事一切並無緣
本州係一路帥府去處城壁最為急務不可廢弛若不措

置興修及將闊遠去處裁減不惟漸有摧倒日後愈費工
力兼合用守禦人兵浩瀚緩急必致誤事本司除已一面
委本州官檢計合裁減興脩工料及相度開具緊要受敵
之處欲隨宜建立戰棚敵樓計備防守器具外已具申奏
朝廷乞下所屬先次給降新法度牒二百道變轉充脩城
使用及近准樞密院三月十三日劄子仰依都督行府指
揮令本司措置招填本路闕額禁軍緩急調發使喚其合
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
朝廷指揮本司尋條具合行事件數內一項契勘帥司以
前自造到軍器昨係本司統制官祁迺丘贊等軍馬關情

軍器使用其逐項軍兵節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
數將帶前去本司器甲見今闕乏今承朝廷指揮合用軍
器令帥司一面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
指揮本司見開坐名件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所有合用
錢物亦已具狀申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
候將來支絕日再行申請去後未奉回降今據洪州申備
准四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具到和羅畫一內一項看詳
今來所乞權住給降新製度牒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
四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本司契勘所乞給降脩城并打
造軍器度牒並係指準急要變轉支用不可少闕欲望朝

廷特賜詳酌如所乞前項度牒四百道依近降指揮合權
住給降即乞逐急紐折價錢給降官眷及助教勅牒下本
司應副變轉支用所貴不致闕誤

申省乞告勅造軍器狀

契勘本司元降指揮差撥軍馬二萬人逐時造到器甲名
件數目浩濶後來軍馬旋次撥赴都督行府及岳少保下
并器甲將帶前去本司並無見在軍器近蒙朝廷及都督
行府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置造支用如有合行事
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除已將合置造器甲弓弩名
件數目拋降下諸州軍置造外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

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
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價數支降度幾可以
趁時置造軍器不致闕誤

申省具截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後不
曾脩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棲櫓器具兼城北一帶
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緩急難以防守今委
武功大夫權本路兵馬鈐轄武登相度合行裁減自洪喬
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開掘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
防捍江水隄岸又舊城向北一帶自來上有漲沙為患幾

與城齊難以措置今來存留舊城爲堤亦可以捍隔漲沙
爲永久之利檢計到合用工料木植磚灰等本司已一面
那融兌支錢物計置收買材植物料等形造窰務燒變成
磚又用磚數多勾到南昌新建兩縣窰戶高興價直每一
口磚計價錢二十文俟令結攬燒變應副使用及於諸州
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等相兼脩
築又緣工料浩大竊慮遲延已將洪州管下縣分應千僧
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本司支破錢
米貼助修築並不調發逐縣人夫亦無一事一件取於民
間竊慮寄居及過往士大夫不知上項因依但見本州修

築城壁便謂調發人夫科買物色亂有傳播以爲搔擾建
於朝廷難以辦白今畫到修城圖子貼說次第須至繳申
所有本司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充修
城使用伏乞早賜指揮降下撥還兌支錢物接續支用如
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支
降施行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本司據洪州申承都轉運司牒備准尚書省今年正月二
十一日劄子措置條畫欲行下兩浙江東西路諸州軍各
權暫添置戶部贍軍酒務一所內見有本州比較務去處

更不創置止就舊務措置開沽於總制司錢內就截錢帥
府一萬貫餘州五千貫專一循環充本將收到息錢與本
州經費外餘數拘收應副大軍月椿錢及令逐路州軍知
通相度於管下富庶縣分興置等事內一項所置酒務係
專要贍軍支用竊慮置務州軍別有回易等酒庫侵奪課
利除都督府見置激賞酒庫外其餘一時許置回易酒庫
並自開沽日住罷奉聖旨並依本州除已遵依施行外申
本司所准前項指揮於諸州添置戶部贍軍酒務收息專
充應副大軍支費朝廷設意欲寬民力極為利便契勘洪
州見有餘省酒務兩所內東酒務係舊比較酒務本州見

行遵稟將本務見在酒數撥入都酒務起辦課額截撥總
司錢回買所有邊米開借槽仗什物等就本務興置外
餘安撫制置大使司自置以來畫降聖旨許置回易
逐行措置以回易錢起置回易酒庫循環作本造酒變賣
收息應副本司諸般支用自起置回易酒庫今已累年即
不妨洪州省務起辦課額所有本司逐時檢閱軍兵遇有
調發犒設激賞按月供給使臣及一司公吏請給并紙劄
等造作軍器收買物料支給工匠在直應干百色支費至
廣全仰上件息錢支使所有本司見置回易酒庫今來若
行住罷即頗闕錢物應副上件官吏兵將等色支用不免

上煩朝廷支降緣本司回易酒庫與洪州酒務及今來所
置贍軍酒務措置得宜自各不相侵奪沽賣得行可以起
辦及額兼本州管下諸縣內除南昌新建兩縣係倚郭及
靖安一縣係山僻小邑外自餘分寧武寧兩縣係舊有此
較酒務去處豐城奉新進賢三縣亦各戶口稍衆人煙亦
集皆可興置贍軍酒務收息補助月椿錢物定須饒衍除
已行下本州竭力相度措置外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
許依舊存留本司回易酒庫度幾兩無相妨不廢一司用
度緩急不至闕乏上煩朝廷實為永久之計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八

申省相度吉州將兵狀

准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送到權發遣吉州李彌遜劄子契
勘本州逐年起發上供錢物米斛居江西一路之半若無
盜賊侵擾即易為應辦緣本州與虔州接界盜賊衝突無
時嘯聚後黨動是數千窺伺州城正緣本州土城不堅繞
經連兩又多倒塌不可防守兼軍兵人數不多雖有逐縣
巡尉多是怯懦之人不能禦敵所部弓兵人數亦少是致
州郡無以隄防方其於平時補治城壁招揀軍民不惟別
無錢本支用又有搔擾生事之嫌若緩急旋行措置委是

無及以此例皆循習不敢舉行遂致廢闕每遇盜賊警急
以至殘破州縣皆拱手坐視如日近虔賊謝小鬼等八頭
項約四十餘人衝突侵犯逼近州城殘破吉水永豐兩縣
為害甚大今相度到合行事件若蒙特賜施行即於朝廷
別無窒礙而使一路歲入不致虧欠一州人民不致傷殘
實為利便開具畫一于後一去年二月內准本路馬步軍
都總管司牒備准樞密院劄子於吉州添置禁軍兩營通
舊滿二千人牒州相度供申昨為諸縣災傷乞候豐熟日
措置彌遜契勘本州別無禁軍名額止管一千人係於虔
州東南第六將下分撥前來委是不多緩急無以捍禦今

相度本州可添置兩指揮禁軍一千人不隸將下專一
在備州界急切討捕盜賊不許差出亦不許諸司抽差使
喚如允所乞其招軍例物請給等並乞依東南第六將上
等禁軍則例其餘合行事件別具申請施行一本州見管
將兵一千人將官在虔州駐劄雖許差本州兵官一員兼管
訓練緣兵官職事繁冗不得專一契勘本州有見任准備
將領一員係注差材武人每季詣諸縣教閱弓手一次職
事大段簡省欲乞令兼管統轄訓練將兵如蒙朝廷許依
彌遜所乞添置不係禁軍一千人亦乞就令統轄訓練將
兵兼自來巡尉弓兵仍乞將州界內巡檢土兵就令將領

統轄教閱庶幾緩急有所統一可以用事伏候指揮小帖
子稱契勘見今正是盜賊擾攘之際與平日事體不同若
下省部勘當定是拘礙常法有害隨宜措置欲乞斷自朝
廷量度如彌遜所陳委有利便伏乞特降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劄送本司限三日相度申行在樞密院契勘吉州近
年多有群盜侵擾蓋緣本州永豐縣係與虔州興國縣接
界素多盜賊巢穴去處本州龍泉安福永新袁州萍鄉縣
又與湖南界分相連接山林深遠為盜賊淵藪出沒之地
近來湖南每有盜賊作過或被官兵逼逐亦是侵入吉袁
州管下作過良民被害不得安業其逐州各令屯兵專切

彈壓防托緣本司關兵差那前去今來所准前項指揮除
吉州所乞創置軍額不隸諸司使喚等事理難施行外本
司今契勘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一十指揮每營額置
五百人別差部轄將校一十人共額管五千一百人內八
指揮并正副將官部押隊使臣係在虔州駐劄兩指揮在
吉州駐劄其虔州本將截日總見管止有二千八百四十
七八計闕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係闕額兩指揮已上本司
今相度欲於虔州八指揮將兵內將兩指揮闕額最多處
併填見闕一般軍額或等候請受同處軍分營額卻那已
撥併兩指揮闕額軍分一千人就吉州招置所有合要部

轄人且令吉州於舊管將校等內權行選差兼管部轄候
招到人數稍多具合用人數申帥司於虔吉兩州通行取
補將校管轄及於虔州那撥副將一員前來吉州駐劄同
共措置招刺訓練候招置及教習事藝稍成次第即從帥
司體度吉袁兩州有盜賊自來出沒作過縣分量行分屯
彈壓捍禦所有招軍例物合用錢糧衣賜仍乞下轉運司
契勘科撥應副委是利便更合取自朝廷詳酌施行

申省應副張龍圖米等狀

契勘本司去年蒙朝廷指揮許隨宜措置帶糴米斛每正
苗一石帶糴二斛截自指揮到日為始至今年下限滿共

帶糴到占米等二萬三千餘石已告示諸縣有未帶糴人
戶及未納零數並與住罷將帶糴米依作時值紐錢價通
計三萬餘貫已行下逐縣將人戶合納應干官錢給鈔銷
折本司卻支撥錢代納去訖近據新知虔州張甯申本州
錢糧大段闕乏到任之初實難措置本司兩次於前件帶
糴米內撥米八千石應副前去外猶有其餘米斛見椿管
充本司準備軍期緩急支用

申省乞施行糴納晚米狀

據洪州申准轉運司牒滿奉朝廷指揮今歲和糴大米五
萬石內先糴一萬五千石並限九月終糴足起發前去張

少保軍前緣本州管下諸縣民田多種早占少種大禾係在向去十月方始成熟民間並無蓄積陳大米即與其餘路分州軍事體不同今來秋田闕少雨澤已覺元早見在差官分頭祈禱尚未感應若以等候大禾成熟日收糴竊慮有違九月糴足起發元限本州亦未敢越時收糴早占米斛已申轉運司乞賜申明朝廷施行外申本司并承轉運副使徐顯謨公文契勘近准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指揮上供米斛係充軍糧早米不堪久貯其合起發應副行營左護軍湖北京西宣撫司早米二十萬石不須更催早米如人戶願以舊米預納即行受納起發即不得催

早米以此本路和糴米斛並合收糴粳米內先糴一十萬石本司已於七月十六日牒諸州照會收糴舊米外其餘米九月開場自合收糴晚米申本司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早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補又失指準有誤大計已具奏聞乞賜朝廷詳酌施行去訖今據洪州前項申述本司契勘本州管下鄉民所種糯田十分內七分並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種大禾又

緣入秋以來又闕雨澤已見亢旱竊慮晚田向去難以指
準其早米官中既不糴納慮為兼并之家停蓄及他路客
販前去有誤歲計欲望詳酌早賜指揮施行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計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降而
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後眾官軍未易敗獲或保固險阻
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榜入賊說諭供狀欵伏聽從
號令解釋器甲束縛槍杖依限出參有悔過自新之意此
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犯一切不問有領量補官
資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陣

突可擒獲及與官軍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祈哀乞降
保全性命出於事不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
情處斷其有父為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
情理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不曾殺傷
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為賊負荷不曾劫掠作過
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即難與招降一例放免今來本
路從前脅降到賊並不分別遂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彌
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
情劫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免又便出降給
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放

大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做做一火終了一火又生無有窮
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賴漏八揚三十四熊清李安淨
等諸項賊火徒黨內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
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即乞指揮
行下見有盜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度幾事歸一體盜賊
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省陳述受納夏稅物帛狀

竊見行在戶部帖本州受納夏稅物帛官將受納到應干
夏稅物帛數目開其實封申尚書省仍候將來受納了畢
即別行攢類親書都數結罪保明供申契勘依法夏稅受

開場日縣申本州州申轉運司點檢及納畢申所屬監
司選官稱量令係上供之類即團併成綱發赴左藏庫交
納內有合係本州支給官兵春冬衣賜等用即從本州支
遣皆有帳籍可以稽考此祖宗舊制不可易之法也今朝
廷盡廢前法令戶部徑帖州縣受納官令開具受納數目
徑申尚書省則是朝廷平時所設監司帥守皆不可信而
取信於州縣小官廢成法而失大體非所以示天下竊為
朝廷惜之以愚意竊料此必戶部建明欲盡取夏稅物帛
以足用度而不恤州縣官兵支費此尤不可者近年州縣
米斛悉充上供錢物悉養大軍窘匱甚矣若更盡取夏稅

物帛將春冬合給官兵衣賜令州縣自行擘畫措置委是
難行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外所有戶部帖下本
州受納物帛官部刊旨未得施行別聽朝廷指揮

申史館丞承受元帥府御書狀

准史館牒勘會本館見修纂建炎日曆合要元帥府事跡
參照修入契勘元帥府昨在濟州日曾以書賜李相公即
未見得係於何年月日於甚處承受及有無謝表須至公
文牒請詳此契勘前項文字請抄錄送史館以憑修纂契
勘綱昨於建炎元年五月內自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
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於南京行

任供職據從事郎劉焄狀申四月內承元帥府差齋親筆
書往湖北路等處投下行至德安府聞自江淮間前來却
齋親筆書回綱是時實於南京承受有表稱謝所有謝表
今錄白繳連在前

申史館繳編次到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狀

右綱近承史館牒當館見修纂建炎日曆合要時政記參
照昨蒙朝廷降下觀文相公省記到建炎初任宰相編類
到時政記內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奏劄批答並未
曾抄錄赴館并靖康初淵聖皇帝即位事迹亦未曾編類
前來守等參照綱契勘除靖康初間淵聖皇帝即位事迹

不曾被旨未敢編類外今將自建炎初除罷宰相制命詔
書批答辭免稱謝表劄及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
若編類次第勒為四卷繕寫成冊繳申史館用匣複封盛
貯鎖鑰全伏乞照會收管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八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九

申樞密院乞施行劄子差兵將狀

契勘綱近赴行在進對具劄子奏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先
次旋差一半兵一萬人其要用錢糧亦乞依元降指揮先
次支撥一半錢二十萬貫米七萬五千石應副續准樞密
院二月二十九日劄子已關送都督行府劄綱照會今已
多日未奉回降指揮江西係上流重地非屯重兵緩急何
以控扼兼虔吉州盜賊乘此荒旱嘯聚作過自三月以來
已添六頭項約一千餘人若無重兵彈壓討捕定是猖蹶
將來難以殄滅右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早賜指揮施行

申都督府乞差撥軍馬狀

勘會本司近為所管統領官丘贊人馬已依奉聖旨起發
權聽岳飛使喚蒙朝廷撥到申世景軍馬人數不多近分
吉州申永新縣等處有盜賊六頭項計一千餘人闕兵分
頭措置已具因依奏聞乞於近便處先摘那兵將二千八
什綱相兼使喚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虔州界尚有未獲賊
火不少因統制官李山為岳飛勾回又復出沒作過續又
據南安建昌軍袁州等處申見有兇徒結集嘯聚劫掠村
鄉火數漸多頃至申聞者右契勘本路虔吉州平日素多
盜賊聞大軍到來討捕便即遠遁潛伏山谷官兵總退又

出沒近蒙都督行府遣副總管康隨及差岳飛下統制
官李山領兵收捕雖節次承關報殺賊火數未能勦除淨
盡李山軍馬既回又復猖獗今來本路只有綱帶到申世
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除已分遣一半前去吉州捉殺外
自餘官兵見留洪州帥府彈壓所有其他州軍見作過盜
賊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早歲飢民易為嘯聚若
不乘早措置漸致滋蔓後來難以殄滅伏望詳酌日下於
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入付綱相兼使喚庶
幾不致誤事

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節文本司奏吉州管下有兇賊郭少二等賊徒彌聚作過乞先次差撥兵將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及乞存留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兵在虔州彈壓措置等事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應副劄送本司照會須至申聞者右勘會本司見據提刑司虔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申報虔州界有曾六冠曾大喉黃鯁曾九唐四謝鬼七周誠梁玩李洪劉宜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等吉州界曾大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謀花三易十二羅大等南安軍界何少七吳守傳李收等臨江軍新淦縣管下有已受招安鄒烏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一

猖蹶作過乞兵討捕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帶存留丘贊下將官王彥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南第六將兵及巡尉措置招捕虔吉南安軍管下盜賊并分遣申世景下官兵二百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右奉議即趙不華商議同去招捉鄒烏八等賊徒外見存軍馬彈壓一路數目甚少其李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飛軍前緣今未作過盜賊頭項數多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捉殺竊慮諸處盜賊見得官軍單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伏望鈞慈詳酌今來所陳事理速賜指揮於近便處摘那差撥兵將二三千人付綱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庶幾

不致誤事

再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契勘本司先為吉州管下有兇賊郭少二等賊徒作過逐具狀申奏朝廷乞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及乞存留見在虔州駐劄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馬具在本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別差到軍馬即令起發去後續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應副本司尋契勘近又不任據提刑司申虔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虔州界見有曾大冠曾大喉黃鰓鑽曾九唐四謝鬼七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等吉州界曾

太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譙花三易十二羅大等南安軍何少七吳守傳李叔等臨江軍新淦縣界有已受招安鄒烏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一猖獗作過乞兵討捕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帶存留丘贊下將官王彥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南第六將兵及巡尉措置招捕虔吉州南安軍管界盜賊并分遣申世景下官兵二百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趙不華商議同共捉殺鄒烏八等賊徒外見存軍馬彈壓一路數目甚少其李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飛軍前緣今來作過盜賊頭項數多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捉殺竊慮諸處盜賊見得軍

馬單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本司已於四月十九日具狀
申樞密院及都督行府乞於近便處摘那差撥兵將三二
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庶幾不致誤事去後
未奉回降指揮須至再具申聞者右申樞密院及都督行
府伏乞檢詳本司前申及今狀事理速賜指揮施行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竊以
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私販爲業
自軍興以來嘯聚爲盜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
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

急不暇存恤又賢逋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
遠山多瘴癘官軍憚於窮討有司疲於供億往往以招安
爲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異
時鄰境悉應相率從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
屯兵千人循梅州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
遇猖蹶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
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廢幾兵可疆而寇可銷矣
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
屯千人委帥司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人陰防
其微選驍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利也

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落間劫掠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官省移在虔州陳大五長嘯聚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往嘯聚結集報復讎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滋蔓以至今日雖遇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虔民賦性獷悍喜於爲盜易爲結集動以千百爲群互相劫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亡循習成風不以爲恠異於諸

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爲盜謂如招安到賊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糾集徒衆自爲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倣倣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遣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或資用闕乏則又相率爲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不改悔竊恐爲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虔寇不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爲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

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請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以措置虔寇數月之間必

見統緒既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強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強壯人並與刺手背分隸諸軍下使喚若能立功優與旌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復歸本土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沒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心使知為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為頭首則虔人喜為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既破范汝為其頭首及強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

奏請卷之五十九 七
作過禁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
盜區復為樂土此尤不可後也綱昨嘗奏請辟置慶州縣
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慶之諸縣
多是瘴煙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
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今吏部注授者既不肯
赴上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
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
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
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盜賊平定之後量
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戶並免催科度幾官吏盡心民庶安
未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慶州屬邑分置軍壘屯兵一
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
指揮

申督府密院乞防秋軍馬狀

准諸路軍事都督行府七月二十九日示下本司劄子節文
本司申乞截留王彥軍馬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於汾江
屯駐防托及分兵前去慶吉等州捕盜等事勘會王彥見
病昨已准聖旨指揮令統率軍馬前來行府應副汾江使
喚候將來到日量度分撥官兵前去如緩急本路別有虜
偽警報行府即遣發大軍前去措置捍禦劄本司須至申

聞者右勘會本司昨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差撥軍馬前來本路防秋及分布捉殺見作過盜賊使喚先准都督行府劄子見議遣兵續准指揮已勾王彥軍馬候到行府日即差撥前去本司又再節次具闕兵因依申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分布使喚今准前項指揮本司契勘今來已是九月防秋之際沿江一帶合行措置控扼去處並未有兵備若候有虜偽警報方行遣發軍馬前來應接防捍深恐後時決誤國事欲望詳酌速賜指揮差撥兵將前來本路沿江帶擺布防捍使喚庶幾不致臨時誤事申督府密院具虔吉盜賊再乞防秋軍馬狀

以吉州申據下班祗應徐彥時百姓徐二黃永經州陳狀八月二十九日早據百姓黃永引到吉水縣五十一都稅戶徐二稱今月十七日夜有虔賊王三將朱十一將等十三人各有衣甲鎗刀叉刀等投徐二家令本人探本州有無大兵欲報讎殺本州官負虜掠人民等事尋差人前去徐二住處地名桐木塘離州城五里以來收捉到賊人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陳花十一并殺獲到首級兩級勘據劉大等招通妻是同興國縣賊首王四閑等為探得駕動及本州無人馬節次前來徐二家要二十日夜往季十二等家打劫了後就便過江往城下報讎殺本州官負人民放火虜劫財物本州已將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

陳花十一處置訖申本司又據吉州申近據永豐知縣申
虔州興國縣賊徒欲侵犯本州管下劫掠作過及據吉水
知縣申八月二十五日據孫勝告首虔賊姓晁等人四散
會得二百餘人前去吉州作過本州已差發官兵補捉續
據吉水縣弓手徐堅等與本州監梅林渡使臣廖文寬等
節次獲到孫勝告首結謀虔州將兵晁清等九人已送下
右司理院根勘至二十七日又據太和縣尉張迪功申據
土豪蕭安世申傳聞興國縣招安人張細髻等因緣手下
人盜去王家牛與財主鬪敵各有殺傷再集周十龍謝二
十八花張大閑呂寶等三千餘人在彼圍定王家寨與山

尉見在彼勸和因依州司已行下興國縣接界永豐等
縣差發巡尉體探把截防備外緣所管弓兵人數不多竊
慮晁清等走散殘黨或興國縣張細髻等嘯聚群衆不測
衝突本州管界作過衆寡不敵難以支吾臨特申請不及
乞差兵前來本州駐劄討捕須至申聞者右本司已累具
狀申都督行府乞差撥軍馬前來本路防秋及分布投殺
見作過盜賊使喚去後未奉指揮差到今據吉州申體探
得虔州管下張細髻等結集作過乞兵討捕緣本司止管
統制申世景一軍人數不多委是闕兵分撥前去措置欲
望朝廷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都督行府及樞

密院伏候指揮

甲督府密院開具松江州縣合控扼去處乞軍馬
防守狀

契勘本略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去偽地不
遠松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來防秋皆合行措置控扼
前此數年本司蒙朝廷撥到兵二萬人可以分布使用如
江州興國軍皆屯重兵武寧分寧諸邑亦有軍馬近日兵
將盡皆撥隸都督行府及岳少保軍中所存無二十分之
一今來秋氣已深應合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防守雖朝
廷遣兵屯戍淮上可以保障然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

近年舊例不可頗闕若松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緩急別
無他虞則其餘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
多今來止望朝廷依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千人本司
隨宜處置廢幾不致闕事今將松江州縣渡口及險隘合
行屯兵控扼去處畫圖帖說繳申朝廷都督行府乞賜指
揮差撥應副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松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松江合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險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雪洲 磁湖

右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邵武縣縣丞吳興陸讓同判

鄉耆 李軒同校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九終

